

苏北作品精品集

秘密花园

苏北◎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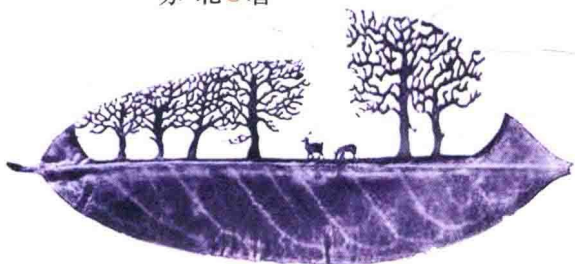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苏北作品精品集

秘密花园

MIMI HUAYUAN

苏北◎著



秘密花园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密花园/苏北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10
(苏北作品精品集)

ISBN 978-7-5396-5361-7

I. ①秘… II. ①苏…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0225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策 划:朱寒冬

装帧设计:徐 睿

责任编辑:刘冬梅 宋晓津

肖像漫画:罗雪村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7.25 字数:300千字

版次: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37.00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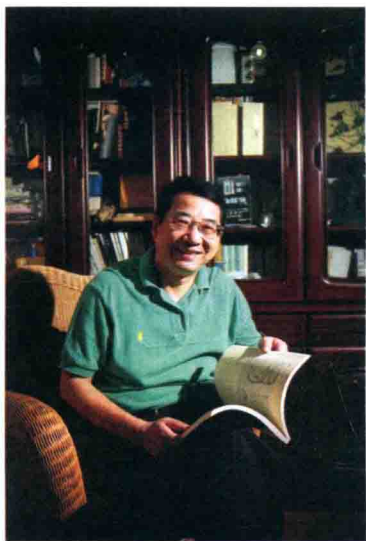


苏北作品精品集

秘密花园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苏北 安徽天长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汪曾祺的研究者、痴迷者,被人戏称为“天下第一汪迷”。作品散见国内各报章和港、澳、台地区的报刊,香港《大公报》资深作者。著有小说集《蚁民》,散文集《那年秋夜》《水吼》《植点青绿在心田:苏北海外散文71篇》,回忆性著述《一汪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忆·读汪曾祺》等。曾获第一届全国报人散文奖、汪曾祺文学奖金奖等奖项。

自序

前不久在茶楼喝茶，朋友点了一份香榧子。这种紫褐色椭圆形的坚果，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咬开吃了几枚。初吃，觉得并不好吃，那黄白色果肉，紧贴果壳，干硬无肉。不像我们常吃的开心果之类坚果，剥开果壳，里面睡着一个小宝宝似的果仁，香脆可口。因此并不多吃，临了还剩下一些，倒在纸袋带了回来。第二天坐于书房，一人清寂，静下心来细嚼，还真吃出一种奇异的香味。一枚吃完，口中余香缭绕，别有一种滋味。

这让我想起我这个集子里的一些小说。这种滋味，倒有点像我的小说，初看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然你若静心细品，也许能品出一些滋味，就像是一枚香榧子，初品无味，静心细嚼，倒自有一种滋味。这或许有点王婆卖瓜，可是自己的孩子，怎么说呢？也只有这样说得了！

“小说是第二生活。”这是帕慕克说的。喜欢写小说，其实是喜欢做梦。小说家大多是一个白日梦患者。我们生活中总是有一些稍纵即逝的东西，只有把它们记录下来，才不致被岁月淹没。古今中外，总是有那么多天才的小说家让我们致敬：曹雪芹、卡夫卡、马尔克斯、加缪、鲁迅、沈从文、汪曾祺……

文学有什么用？它不能消除贫困，也不能直接铲除罪恶，它不仅不能消除我们的烦恼，而且增加了我们的烦恼。我们为什么还热爱文学？因为文学照亮了我们内心最幽暗的人性的繁复的隐秘。

我倒是真心热爱文学的。我喜欢那种充满想象力而又布满鲜活的细节的小说。我自己的小说，也多是感觉、氛围、情绪……的连缀。我的小说故事性不强。我特别喜欢李商隐的这首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你说他到底说的什么？可是它又那么美。

汪曾祺先生曾说：“我的初期小说，只是相当客观地记录对一些人的印象，对我所未见到的，不了解的，不去以意为之做过多的补充。”这个集子里的部分作品，也是这个情形——“客观地记录对一些人的印象”。当然，也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我的方法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添油加醋”，生活中有那么一点事，或只是一点影子，通过自己的想象，放大、夸张、变形……

我的小说，也还略有特点。语言是通晓明白的，文字也还简约。我关注的多是人，而非事。我想，这些小说，一百年后的人们去看，也还是那么一回事。因为，里面活着的是人。

我常常被这样的文字所感动：“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尚书·虞夏传》）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是为序。

2015年6月4日

目 录

自序 001

上篇

服含珠停的女人在秋天的七楼 003

洗澡 018

恋爱 035

专案 049

秋雨一场接一场 066

少年与钓鱼 104

1970年代：少年魔 116

秘密花园 127

列车上 133

窒息的快乐 141

下篇

老人与小东西 165

故乡人 170

狗报 179

刀技 188

1976年夏天的某个下午 199

夏日 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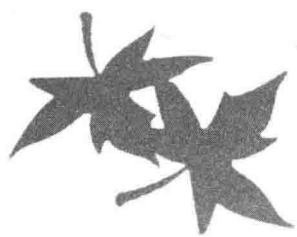
蚁民 224

蚂蚁巷逸事 250

“汪迷”外传 263



上



篇

服含珠停的女人 在秋天的七楼

人生非病即愁，念头纷飞。

——韩东

鱼睁着眼睛，正在看住小文。

小文那白白长长的国字脸上的细眼睛也盯住那鱼。鱼是刚死三分钟，刽子手是谁不言自明了。那瘦长白皙的手上还沾着一丝鱼的鲜血。鱼不会说话，也敌不过小文。于是只有睁着那圆凸的豆眼瞪住小文。可话说回来，鱼瞪眼又能怎么样呢？小文还是小文，鱼是鱼。不过，这也可能只是小文感觉中的鱼罢了。鱼是低等动物，它会瞪人吗？会仇恨吗？

小文这会真是仇恨死了那个“死东西”大魁了。

“死东西”大魁是小文的“那一个”，用小文的话说“大魁是只馋猫”，三天不吃腥心里像猫抓的。小文已是甩三奔四的人了，可大魁还是像小青年似的嘴馋，真应上俗语说的“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小文又没采取什么措施，因此，每一次弄得小文都担惊受怕，而“死东西”则只图自己快活，看，这次又不小心，又有了。

小文已连吃了三天药了，今天最后一天，医生嘱咐要到医院去
吃，因此，今天小文给单位请了假，一早就起了床，上菜市场买了一条
活鱼，先把它做成汤，待会从医院回来，手就不能下冷水了。小文关
起厨房的门，以免油烟飘到客厅里来。不一会，大魁就听到厨房里传
来滋滋拉拉的声音。

大魁近来霉事连连，半年前，老父亲在老家的县里好好的得了脑
溢血，那天大魁正在歌厅陪一帮外面的客户唱歌，那些客户如狼似
虎，不把大魁折腾得半死，是不会在合同上盖章的。客户正搂着一个
小姐起劲地唱着《心雨》：“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
是决堤的海……”侄儿从老家打来电话，说爷爷得了脑溢血，已抢救
过来了，但是不认人了，连老姑都不认识了。一家人都认不认识了。大
魁听到这些，一下子把客户的“深深地把你想起……”噎了回去，赶紧
丢下客户，赶回老家。还好，老爸除了不认人，小命是救下了，而且恢
复得还好。医生说，是轻度脑溢血，以后生活一切都能自理，大便小
便啊，都能自己解决，没问题的。能这样，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可
不幸的事还在后面，几天前大魁单位例行的身体检查，竟查出大魁是
乙肝携带者，转氨酶还高十个点。这是出乎大魁想象的事，当时他腿
就软了。回来赶紧带小文和孩子检查，还好，小文和孩子是好的。如
果小文和孩子也传染上，一家三口得了病，这样一个人单力薄的小家
庭，还不把人给折腾死？正发愁呢，小文不小心又怀上了。

小文做好鱼汤将鱼汤盛在一只大碗里凉着，便出来换衣服，之后
到卫生间梳妆。大魁叫女儿豆子一人在家。女儿十岁了，可不听话，
吵着：“给我梳辫子，我也要去！”

大魁说：“你妈肚子疼，带你妈去看病。”

豆子说：“你骗人，你就不想带我去！”

大魁哄她：“爸爸回来给你带好吃的。”

豆子不依不饶：“就不待在家里！你们逛家具城去！”

大魁说：“回来把病历给你看！”

豆子没有办法，只得一人待在家里，可还是不服气，嘴里嘀咕：

“肚子疼还化妆呢！骗人！”

小文在卫生间，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二

这是一个秋天，天高得是不能再高了。云停在高处，一动不动。大魁和小文收拾好，便早早地打的往医院去。

做妇科人流的在这家省立医院门诊部的七楼。大魁和小文坐电梯上到七楼，见已有一群女人，她们都在等着，在这个悠长、明亮的秋天的早晨，她们也和小文一样，都是刚刚服下最后的一颗含珠停，怀着一颗心思，就是肚子里的小血团赶紧掉下来，在那里等着，焦急地等着。

医院里充斥着一种怪怪的味道。这种气味是大魁最怕闻的，一闻到就恶心。大魁让小文在走廊上的一排椅子上坐好，自己便找护士拿号。这个小护士明显昨晚没睡好，眼睛肿肿的。也许是昨晚谈恋爱谈晚了。大魁想：这些小小的生命，被爱冲动着，到头来受罪的还是你自己的身体。可这个小护士并不感激大魁的怜悯，耷拉着眼皮，沉着满是雀斑的脸，发给了大魁一个十二号的号头。大魁刚才从医生门口过，看排队的那些病历，最后一位的号头是十号，大魁捏着这个十二号纳闷地往回走。果然没走出几步，又来了一位，是一个尖嘴黄脸的男人，一看就是性欲过度的样子。他牵着一个胖胖的女人，那尖嘴男人仿佛认识那个小护士，径直奔过去，同那小护士叽叽咕咕说了几句，便拿着号头回来了，也径直放在医生门口的小桌子上，可他却拿开大魁的号头，放在了前面。大魁过去一看，那号竟是十一

号,大魁不干了,走上去责问那个小护士:

“他后来的,怎么在我的前头了?”

小护士说:“他来之前,在你前面已经电话来了。”

大魁说:“明明是你的熟人,哪来是电话?”

没想那小护士却把脸阴了下来:“告我去呀,举报我呀。我这有手机,你现在就打。”

这小丫头,看起来文文静静的,可张开嘴竟这般的恶毒。这几句话,把大魁给气的。他指着那小护士:“你、你、你少给我装油!我马上就给报社打电话!”

那小护士并不示弱:“你去找记者去吧,曝光呀,记者算个屁!”

大魁给气得牙痒,真想上去对着那肿眼泡上的雀斑抽一耳光。这时那个尖嘴的男人听了半天走过来了,他冷冷地、用眼睛盯着大魁,言下之意是:“你这小子活腻味了,欠揍是不是?”大魁一看,这主不是个省油的灯,不是个痞子,也是个社会混子。这时小文赶紧过来,一把拽走大魁,大魁正好乘机下台阶,可嘴里还叽咕着。那个尖嘴的男人见大魁叽咕,并不罢休,冲了过来,指着大魁的鼻子:“你他妈的你再给我叽咕,我把你×牙给抽光了!”小文赶紧说:“对不起对不起。”拽着大魁离开了。

大魁回到自己的座椅上,心口气得堵。他阴着脸看着这些慵慵懒懒的女人,气慢慢也就消了。

三

医院其实是不能来的。一般人也根本看不起病。这家医院大魁其实也是熟悉的。前年小文查出畸胎瘤就是在这家医院做的手术。那回也是,先是小文身上来了,可六七天过去了,也不干净。小文就对大魁说:“大魁,我这次身上来得奇怪,都六七天了,还没走干净。”

大魁虽是“馋猫”，可对妇科却是一窍不通，于是大魁说：“明天我请假陪你到医院查查看。”不查不要紧，一查事情来了。说是小文卵巢上长了个肿瘤。“肿瘤”这个词，对于大魁一家，是没有经历过的。大魁非常紧张。那天大魁带小文去做B超。先做黑白超，后来医生出来，又叫做彩超。医生反复对小文说：“把小便解干净。”大魁知道光靠侥幸是医生误诊是不可能的了。小文在里面做，大魁在外面等。那几十分钟不是人过的。大魁真知道了度日如年这个词的来历了。

终于小文出来了，大魁赶紧接过B超报告单。一看结论：左侧卵巢肿瘤。大魁的脑子先大了起来。

那天检查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大魁过得稀里糊涂。而小文倒是沉着得很，笑模笑样的，一个劲地说：“没事的。不看也不要紧，我不会得什么坏病的。”大魁是知道的，在重大灾难面前，男人是软弱的，而女人往往要表现得勇敢和沉着得多。于是礼拜一大早，大魁就带小文来到这家医院，找到一个姓王的妇科的主任，再次复查。确认是长了一个瘤子。大魁问是好的坏的？王主任说：“这个不好说，要开刀。开出来切片化验，才能确定是良性恶性。”就这样小文住进了这幢大楼的二楼。

住院之后，先要对身体进行例行检查，确认各项指标正常才能进行手术。小文住在一个四人间的病房。除两个子宫切除手术的中年妇女之外，还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小姑娘进来已有两天，正在等待手术。小姑娘看起来根本没有病，脸上红扑扑的，人也精神，又说又笑，嘴里不停地吃零食，快乐得很。可是第二天，小姑娘手术了。进去之前，小姑娘还快快活活的，待几个小时从手术室出来，老实了。她睡在那里，脸色苍白。听说开出之后，她的阴道和子宫都有炎症，拿掉了一个卵巢。有人问拿掉卵巢对生育有什么影响？有内行的人说，没有影响，正常生育，只是少了些许雌性激素，人会老得快些。究

竟快多少？那个内行的人就外行了：“这个不好说，因人而异。保养得好，也许没有影响。”大魁见那个快乐的小姑娘恹恹的样子，心里酸酸的。心想：小文进去后不知是什么样子呢！小文的身体单薄，大魁对小文的自信，也只是大魁的感觉罢了。

于是第二天，大魁买了两袋奶粉和两盒巧克力，又放上一千块钱，找到了主刀医生的家里。这是大魁第一次给人送钱，可像大魁这样的家庭，在这座城市既无亲戚又无后台，不靠这个又能靠什么呢？

果然第三天，这个主刀医生就热情些，主动过来过问一下小文的情况，并让小文多喝水，解完大便，再给做一次B超。做完之后决定：明早手术。于是下午开始给小文灌肠，并拿来一份单子让大魁签字。大魁第一次在这样的文本上签字。大魁自己又不懂，只有全听医生的安排，于是大魁签下“同意手术”四个字。

手术早上八点钟进行。早上六点多钟大魁就赶到了医院。刚推开小文病房的门，就见护士正在给小文打针。打完之后又跟了医生到妇检科检查。大魁几乎同小文没说上话。本想等小文从妇检科出来说话。可小文还没出来，就听妇科走廊大门轰的一下被撞开，紧接着哐啷哐啷的一个小车（后来大魁知道那小车学名叫担架车）就推过来了。刚一进门，那个推车的穿蓝大褂的中年妇女就大叫：“19床！19床！19床！”仿佛大限已到，立即带走去杀。大魁知道19床就是小文，于是心提了起来。同病室的病友也紧张了起来。大家都有同一个心思：这个现在看起来好好的人，手术后不知是凶是吉。

蓝大褂的妇女推开19—21病室的大门，大叫：“19号人呢？”大魁小声应着：“做妇检呢！”仿佛这是一块挡箭牌，可那妇人根本无动于衷：“快点！快点！”之后大魁就听小文说：“把我衣服拿来。”她是要换病号服。那妇人又叫：“衣服到现在还没换！”大魁和同室病友越发紧张，因为对于从未与医院打过交道的人来说，这些景象都是未曾体验

过的。

小文这时候看上去已没有了力气，身上只穿一件薄薄的白底蓝条服，于是径直向那担架床上爬去。她已给蓝大褂的妇女弄得无暇顾及大魁，可是她不能爬上担架床。边上的一个人想托一把，小文似有一股激愤，一推那人，说：“让大魁来抱！”此时大魁才懵懂着过去，当着一走廊人的面把小文抱上担架床，之后那两个妇人便把小文唧唧唧迅速推走了。

大魁跟在后面，来到二楼的手术室。可见大门上写着：

手术室 麻醉科 闲人免进

大魁被挡在了外面。外面同样有许多像大魁一样等待的家属。

此时大魁已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他的脑子里都是一些不连贯的意识的流动：如果手术失败……人没了怎么办呢？没了……豆子怎么办呢？这个家庭少了一个人就不成其为家庭了。家庭必须要有女人……如果是恶性，范围拿大了，小肚子基本空了……整日化疗……一家整日笼罩在一种阴影之中……挥也挥不去……笑是苦的……

大魁等在外面，站不是站，坐不是坐，五脏六腑烦躁不安，终于，终于，熬到了，熬到了，快近中午的时候，出来一个助手大叫：“19床！”大魁立即奔了过去。“良性！”大魁炸裂的脑袋此时才放松下来。他立即掏出手机，给县里的岳父岳母打电话。大魁在电话中大声说：“没事的，没事的，你家姑娘身体好着呢！能活九十九！”周围其他守候的家属有的忍不住笑了起来。那个医生说：“两个输卵管都很好，以后要注意避孕。”那个王主任也走了出来，她拍了一下大魁，说：“你太紧张了！”大魁咧着嘴，上去抱了一下那个胖胖的太太。